

#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內部發行)

6/9?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編  
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

# 目 录

## 鸦片战争中川军出川抗战简况

.....四川省省志近百年大事记述编辑组 (1)

广州起义亲历记 .....但懋辛 (16)

## 蜀北军政府成立始末调查记

.....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29)

辛亥革命时期我的曲折经历 .....彭劭农 (39)

由同盟会在叙永的活动到叙永独立 .....李铁夫 (51)

大关河同志军的战斗与叙府反正 .....李乐伦 (60)

辛亥古蔺独立的血腥教训

.....肖若愚 黄玉清 王亮夫 (67)

邻水县辛亥反正经过的回忆 .....任正格 (74)

长寿起义始末 .....孔庆宗 (89)

辛亥革命在綦江 .....政协綦江县委员会 (95)

反清政府封锁邮电的斗争 .....施孝长 (101)

赵尔丰经边始末 .....李静轩 (103)

赵尔丰对川边的统治及措施 .....(藏族) 格桑群觉 (116)

民国元年的四川社会党支部

.....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资料室 (122)

共和党四川支部的成立

.....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资料室 (130)

**进步党四川支部的成立**

.....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资料室 (138)

**川滇黔军之战（一九二〇年五——十二月）**

.....王子骞 (146)

**四川近百年大事提纲**

.....四川省省志近百年大事纪述编辑组 (168)

# 鸦片战争中川军出川抗战简况

四川省省志近百年大事纪述编辑组

一八四〇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侵略我国的鸦片战争后，清王朝曾先后从各地调兵赴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增援作战。因此，四川的军队（包括当时的正规军队绿营、屯兵和壮勇）也奉命陆续出川参加抗战。兹从各种史料中加以整理，作一情况简介。

## 一、川军参加广东方面作战

一八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清王朝“令湖南、贵州两省各备兵丁一千名。四川省备兵二千名听候调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十八，页十六，故宫博物院编，以下简称《始末》）。这是调动川军的一道准备命令。四天以后，在十二月三十日（旧历十二月初七日）清王朝即令四川总督宝兴“于四川省派兵二千名”（《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二，页十一——十二），出川参加作战。当时参战的地区，最初是广东省。清王朝在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中说：“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琦善驰奏，筹办情形，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理

谕，现已调湖南、四川、贵州兵驰赴广东听候调度。着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东华续录》道光四十二，页十）。同日“又谕……四川二千名着张青云带领……迅速分赴广东听琦善调遣。”（《清实录》卷三百四十二，页二十七）

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初五日）清王朝派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从各省调集军队开往广东。接着清王朝在一月三十日（旧历一月初八日）“添派湖北、四川、贵州三省兵丁各一千名，迅赴广东接应。”（《清实录》卷三百四十四，页十六）

在添派军队命令刚下以后，又在第二日即一月三十一日（旧历一月初九日）单独对四川总督宝兴下令说：“现在粤东征剿英人，恐尚有不敷调遣，着宝兴于四川省再派兵一千名……迅速前赴广东。”（《清实录》同上卷）

是年三月十二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又谕……因思张必禄曾任提督统兵剿办川夷，此次赴粤如续应起程者，着宝兴饬知该员随同赴粤，交奕山等差遣委用，如已全数出境，亦着饬令迅速赴广东军营听候调遣”（《清实录》卷三百四十四，页二十七——二十八）。

于是川军出外抗战的动员工作至此初步完成，而陆续出动了。共在四川调兵四千名。

是年二月二十六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六日）虎门关失守后，清王朝于三月十五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又调四川提督齐慎带兵到广东。并下令说：“因思齐慎久历戎行，着作为参赞大臣，酌带川兵数百名，星驰赴粤，会同

剿办，毋稍迟延，所有四川提督着宝兴派员署理。”（《清实录》卷三百四十七，页八）

四川军队到了广东，在张必禄率领下，曾配合广东义勇，于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参加了石门守卫战。战争情况是：“据义勇头人职员邓彭贤、薛高遇等稟称：四月初十日，逆夷在唐夏乡等处焚掠，蒙前任四川提督张必禄在石门发给火药，令职等督率力战，见一夷目手执红旗，身悬护心铜镜，众云：即是逆夷先锋霞毕，经义勇颜浩长突去击倒，立即枭首，义勇龙国唱亦斩红旗夷目一人，并黑白夷匪十余名，均有首级尸体可验。又前奏斩获夷目……内外乡民，众口一辞，远近传布，声称所杀系属伯麦，共为心快。”（《始末》卷二十九，页二十五——二十六）

四川军队到达广东，对水上作战是不太熟悉的，据当时记载：“现虽调贵州、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官兵陆续到粤者已有八千余名，然皆不娴水战。”（《史料旬刊》三十五期，页三〇四——三〇五，故宫博物馆编）但是四川军队的士兵们，仍然英勇参加了战争，并在刚到广东不久的“三月晦日”一次战斗中还几乎活捉到英国侵略头子义律。当时的情况是：

“总兵（四川）张青云，设伏西宁炮台。夷见守御空虚，舍身登岸者数百人。伏发，退不及登舟，我兵涌出，气锐，迎刃皆毙，无存者。义律夜深闻攻杀声，不知何处有兵，咫尺间调遣不及，自夷馆踉跄走出，呼小舢舨渡上夷舟，兵目援以登，仅而获免。四川、湖南兵探悉义律所在，相率包围，不知其已遁也，蜂踊入夷馆，登楼搜之不得。”（原注：时米利坚夷商居馆者，外兵不能辨，误伤其数人。）（梁廷枏《夷氛记闻》卷三，页六九——七〇）

广东方面战争，由于奕山等反动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坚持妥协路线而失败。奕山在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接受了英军虚伪的投降条件，所谓英人以准通商，“免冠咸服，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就贸然向清王朝请求撤军。接着他就奏道：“‘请将调粤各官兵分别撤防。再现在粤省夷务大定，各省官兵依山下营，霪雨涷蒸，半染瘰疬、霍乱等疾，纷纷呈报多名亡故，奴才等会同商议，酌留广西、贵州、四川官兵弹压土匪，暂壮声威。此外各营，拟分起撤归原伍。’一面奏闻，一面即饬沿途各州县预为办理，先湖南、次湖北、次云南、次四川、次贵州、次江西，分期开行，庶道路不至壅滞，而饷粮可以节省。”（《始末》卷三十，页四）但尽管他请求撤兵，激烈的广东人民抗英战争正不断爆发。

奕山撤兵的请求，清统治者立即批准，并下令说：“其酌裁兵勇一节，准其将广西兵一千八百名留东备防，贵州、四川、江西、湖北各兵眷分别尽撤。”（《东华录》道光朝）

于是四川在广东方面参战的军队就开始撤回了。

## 二、川军参加浙江方面作战

当清王朝统治者以为局势已趋缓和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却并不满意“川鼻草约”所获得的利益，而改派璞鼎查代替义律，领海陆军发动向中国中心地区更大规模的进攻。

一八四一年十月六日（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军在占领厦门后，又陷定海，于是清王朝又着慌起来，再下令调集各省军队赴浙江作战。四川也奉到了援浙的命令。十

月二十六日（旧历九月十二日）清王朝下令给四川总督宝兴说：“英人在浙猖獗，宁波失守，已授奕经杨威将军，出师征剿，着宝兴迅速于四川建昌、松潘两镇属内挑选精兵，其该省屯兵有可调用者，亦着一体挑选共足二千名之数。派委曾经出师之镇将管带，前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清实录》卷三百五十七，页四十二）

同时又征调大批四川的大小军官赴浙江。清王朝下令说：“四川省游击张富川、李嘉猷，都司许超、梁有才，守备伍玉琳、张定川、颜朝斌，千总郑心广、王国英、李超、刘炳、熊翥飞，把总彭友泉、朱暉南、刘天培……着宝兴……即劄饬该员弁等各酌带精壮亲信劲兵十数名，速赴浙江军营听候差委……。”（《清实录》卷三百五十七，页四十二）

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三日），由于江苏海口需人防守，清王朝又令：“江苏海口紧要，设有警报，即将现调赴浙之河南、湖北、四川官兵沿江截留。”（《清实录》卷三百五十九，页十一）

但是，浙江战事，正需兵力，而川军外调的虽多，可是行动却很迟缓，因此，清王朝不断督促川军兼程前进。一八四二年一月八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曾下令催问：“前因英人扰浙江，出师征剿，当经降旨着宝兴于四川挑选精兵二千名……迅速赴浙，交杨威将军调遣，此项兵丁尚未到浙，未知现行抵何处。”（《清实录》卷三百六十二，页二十二）

到了一八四二年一月十六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六

日），川军前锋已到达浙江，清王朝降谕：“奕经等奏，川陕各兵前起已抵浙境……川陕各兵陆续已到一千一百余名，与后募之勇壮分起拨往曹江前进，……其川陕各兵到齐后，即拟拨赴曹江，换撤浙江提标及江西防守兵丁，所见甚是……”（《清实录》卷三百六十四，页二十八）。四川总督宝兴也在一八四二年二月三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奏称：“遴派指调之顺庆营游击张富川等，并添派署松潘镇总兵恒裕管带兵丁二千名及各员弁亲信劲兵，赴浙差委报闻。”（《清实录》卷三百六十，页十一）

从上面的记载，可见川军抵浙后，立即负起了作战任务。这时清王朝又把曾调到广东作战的四川提督齐慎调往浙江。

“前有旨令齐慎折回四川，现在浙江军务紧要，齐慎无论行抵何处，接奉谕旨，即着驰驿兼程前赴浙江，会同奕经等办理夷务。特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清实录》卷三百六十七，页二十四）

这样，由四川新抽调的军队和曾在广东调赴作战的四川提督齐慎都调往浙江去了。至于齐慎到浙江后的任务，在一八四二年四月十六日（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六日）清王朝的命令中说：“齐慎计不日到浙，即着前往曹娥江一带，会同文蔚，或分或合，作为前路。”（《清实录》卷三百六十九，页八）

当齐慎到浙后，川军部队早已到达了曹娥江前线，准备作战。当时昏庸愚妄的奕经、文蔚等，制定了一个所谓“速胜”的作战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川军是被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的。据奕经等当时奏说：“观察节次奉旨调到江宁八旗、河南、湖北、安徽、江西、陕、甘、四川各路官兵，并

山、陕抬炮兵丁，共计一万一千余名。……现在各路精兵劲旅无不欢腾振奋。奴才等当即覈计宁、镇（按指宁波、镇海）两域道路远近，分队调拨。查余姚东南大隐山距宁郡六十里，均系陆路，可以无须多备船只。札派侍卫珠勒亨等会同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督率守备王国英（川军官）等，带领四川各营及屯土官兵九百名，本队余丁三百名，河北勇壮四百余名分作三队，即由大隐山进攻宁郡。游击张富川（川军官）等带兵六百余名，本队余丁二百名，接应段永福攻取宁城。……奴才文蔚，统领江宁旗兵八百名，四川兵四百余名，山西兵四百名，即进驻长溪岭地方，督催六路前敌，并两路策应兵丁，同时奋力剿杀。”（《始末》卷四十四，页一一八）

这个轻举妄动的战术，用的是“排阵对战之法，”而诸事也未准备完备，竟于一八四二年三月八日（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开始发动了攻夺三城的战斗。四川军队当时的任务是夺回宁波城，在战争开始后，四川士兵作战是勇敢的，但是由于战略战术的错误，据载：一月二十九日（公历三月十日）“……其时总兵段永福带领四川官兵屯兵及河北勇壮大队已抵西门，因见城边火起，又闻枪炮喊杀之声，屯兵即争先奋勇爬城，攻门而入。乃城内街道逼窄，其宽不过六尺，夹街尽系高楼，夷人即从楼上抛掷火球火箭，蔽空而下，较前尤多，竟至无处躲避。……相拒至晨刻，天已大明，只得陆续退出。”（《始末》卷四十四，页十二——十五）

另外，在慈谿、上虞方面四川军队也参加了战争。

在慈谿方面，据奕经、文蔚奏报说：“奴才文蔚……旋闻慈谿县城有枪炮之声，时因慈谿山营盘去长溪岭尚有二十

里之遥，赶紧调派都司刘凤翮带领山西抬炮兵一百名，四川鸟枪兵二百名，迅速前往接应。乃山势湾曲，其前路狭窄处所，又为汉奸暗中焚烧。随令兵铲除，而勇壮渐已退回，前面拥塞，遂至救应不及。”（《始末》卷四十四，页十六——二十一）

这一报告本身全是疑窦，但可看到四川军队参加了慈谿的战斗。至于在上虞方面曹娥江前线，本由川军负责防守，因此一切策划系由齐慎布置。据齐慎说：“奴才齐慎于三月二十六日（五月六日）带同员弁兵丁亲赴上虞相机进剿……该逆等已探闻风声，不敢负固久停，即于二十七日（五月七日）搬运什物纷纷下船之际，管带官兵之游击高峻……乘势截击，而逆夷遥见兵勇全至，四顾慌张，不敢复行迎拒，纷奔船上，沿途遗弃另星物件，亦不及拾取，仅止开炮数声，即时启碇向镇海仓惶遁去。”（《始末》卷四十七，页二十六——二十七）

齐慎的这个报告，分明故意夸大自己的“战功”，但这时英国侵略者已决计收缩兵力进攻南京，放弃宁波，狼狈撤退，也是事实。

在整个浙江抗英战争中，四川的汉族士兵和少数民族战士及部分将领是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其中牺牲的为数不少。当时川军牺牲的士兵姓名无从调查，而牺牲的将领中，有守备王国英，总兵谢朝恩，和大小金川的少数民族军队首领阿本穰、哈克里等人。他们战死的情况，虽各有不同，但为国牺牲却是相同的。如王国英是被执不屈而牺牲的：

据一八四二年五月二十日（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上谕：……据奕经等奏，英人两次送出失陷兵勇，并查明守备王国英不屈被害一折。王国英奋勇打仗，骂贼不屈，至被英人戕害。”（《清史稿》卷三百七十，页二十一）

据宋芸子《续四川通志稿》人物志，忠义门记载：崇庆县王国英，“字耀廷，州之大罗寺人。由武庠入营伍……积功至建昌靖远营守备。道光二十一年，赴部引见，派往浙江军营助剿。英夷方据浙江之宁波府。国英至，选敢死士百人，清夜袭其城，至濠，遇伏，创甚，被执。夷服其忠勇，囚之府署，令医调治，多方诱之降，国英骂不绝口，遂遇害。”

阿本穰和哈克里则是攻宁波城战死的。据葛云飞附传说：

“阿本穰，世袭土司，大金河千总，加付将衔巴图鲁勇号。哈克里，瓦寺土守备，率金川屯练赴军，皆趨捷奋勇，战辄争先。……会赴前敌，从提督段永福攻宁波，敌已为备，至则城门不闭，阿本穰率土司兵先入，中地雷同没。哈克里攻夺招宝山，猱升而上，抢入威远城。敌舰自金鸡山剪江至，用炮仰击，逐不支而退，后亦殉难，浙人哀之。自朱贵大宝山之战，敌受创甚巨，遂戒深入，慈谿城获完，士民思其功，将建祠，报奏，阿本穰、哈克里亦附祀焉。”（《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九葛云飞附传）

此外，还有因建议不为清王朝的上级军事人员所采用，而奋战据守炮台最后牺牲的谢朝恩。据他的传内说：

“己酉进士，……侨寓成都遂家焉。……由行伍渐升至江苏狼山镇总兵。道光辛丑秋，镇海之役，檄赴军，守金鸡山炮台，山右县城，南岸与招宝山对峙，中即甬江，遥达宁波。初，英夷自定海退去，当事于两山麓筑炮台以防海口，盖

重任也。朝恩至，请曰：‘孤峰尖削不能住多兵，炮又仅当海一面，敌人登陆从后至，兵少奈何？宜山后伏兵以备之。’当事谓夷能海战不敢登陆，寝其议。夷复陷定海，入蛟门，分三路来攻，一由海上攻城北，一由虎蹲山后攻招宝，一由前攻金鸡，另一路果由旱道抄金鸡后。朝恩奋勇，屡开炮击船退。陆夷射烧炮台，火箭长八、九尺，台上卒头额焦烂，多倒地，兼无后援，遂力穷，恐污于敌刃，腾身入海。从卒拯之起，伺隙复投海。左右义愤从死海中者数十人。（宋芸子《续四川通志稿》人物志汇考资阳县人物志）

而另一个记载，称他是：“四川华阳人……道光十四年搜狼山镇总兵，从伊里布防镇海充翼长，裕谦令之守金鸡岭，守战御敌，敌别出一队，由沙蟹岭绕出山后夹攻。遥见招宝山，威远城已为敌据，兵逐溃。朝恩扼炮台，中敌炮堕海，尸不获，浙人有说见其死者，歌咏其事，与葛云飞等同称四镇云。”（《清史稿裕谦传附谢朝恩传》）。情况大体一致。

但是，当时在浙江抗战的另一部分四川上级军官却是贪生怕死的，并使战争遭到失败，如防守招宝山的余步云。据余步云传说：“四川广安人，……十八年（道光）禽仁怀匪首谢法真，……二十年，英兵初陷定海，率师赴援，调浙江提督。二十一年定海既收还，步云驻防镇海。裕谦来督师，……英兵猝至复陷定海，三镇战歿，步云屯招宝山，总兵谢朝恩分守金鸡岭。步云号宿将，实巧猾无战态，……托疾不赴，……二十二年，……步云遂弃市。”（《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奕经传附余步云传）

从这里可知曾经镇压谢法真等抗清斗争的刽子手余步

云，在对外战争中，则是“巧猾无战态”，当谢朝恩率部奋勇抗敌时，他却“托疾不赴”，“遇敌先逃”，致使金鸡岭守军孤立无援而遭到失败，镇海亦告失陷。对人民残酷的，对敌人必然是软弱投降的。

### 三、川军参加江苏方面作战

浙江方面的战争未了，英国侵略者又把侵略军调来进攻江苏，于是鸦片战争就于一八四二年六月中（道光二十二年四、五月）发展到了江苏省。上海吴淞口失陷后，侵略军开始向南京进攻，这时在外川军又陆续调到江苏去作战。首先调往的是四川提督齐慎。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所部七百名）于七月十三日（六月初六日）到达镇江，“……城外由齐慎、刘永孝负责，总计兵力约六千人不足。”（《始末》卷五十五）

齐慎到后不久，英国侵略军就开始进攻镇江，于是，川军就在江苏展开了保卫镇江的战争，战争经过如下：

七月十七日（六月初十日），“齐慎、刘永孝督率官兵于东北山梁江岸整齐队伍，开始轰击，奈是日风大潮涨，江面宽阔，炮力不能远及，所有护炮土墩半被逆夷击毁，守台甲兵难以蔽身。”（《始末》卷五十五，页一一二）

接着英军在七月二十一日（六月十四日）首先击败了镇江城西北的齐慎部队，当时情况是：

十五日（七月二十二日）辰刻，“参赞大臣齐慎，署江南提督刘永孝由京口折回丹阳。据称，十四日卯刻，该逆由西北分路登岸，约有一万余人，当将我兵二千余名分队以待，逆夷亦分十数队，内有骑马红衣首目，经把总周兆熊一

炮击毙。嗣因夷人车推大炮上岸，齐慎督兵乘马直前，自卯至未伤毙逆夷不计其数，逆夷复分數股攻城，西南两门见有火起，……刘永孝因天晚不能前进（与齐慎退至镇江府四十五里之新丰镇地方）。”（《始末》卷五十五，页二十八—二十九，耆英奏）

由于齐慎等贪生怕死，不敢作战，致使军队士气大受影响。据记载：“……参赞大臣与提督合兵退守新丰，……十五日（七月二十二日）新丰驻兵讹传逆夷至，中夜惊溃。”

（袁陶愚《壬寅闻见纪略》《人文杂志》四卷二期）

这时清王朝又调张必禄往江苏参战，在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令四川候补都司张必禄迅赴江苏，交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奕英，两江总督牛鉴差遣委用。”（《清实录》卷二百七十五，页三十七）但等他到达时，战争已成过去了。

镇江之战，尽管有曾在浙江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四川军队参加，但由于负责指挥的齐慎等的贪生怕死，和清王朝统治者已决心投降，终于使镇江不保，而南京城下之盟就不可免了。

此外，在鸦片战争中，四川人在台湾任知州的黄开基，领导起台湾人民，抗击英军，守卫台湾，使英军不敢向台湾侵扰，亦不可不附记。

“黄开基字自堂，道光七年壬午举人。……二十年留补彰化，升调同知、直隶州知州。时英夷窥台湾，乃增筑炮墩，募义勇千余人，与淡水同知曹瑾犄角相策应。次年二月洋舰至大安港，计诱搁浅，出伏兵环攻，多所擒斩，夺获旗帜无算，英夷自和议决裂，无敢撄其锋者。”……（宋芸子

### 《续四川通志稿》永川县人物志)

另外，也有四川人自负胆识，逞其才辩，身入敌军，与英国侵略者折冲交涉的：

据资阳县志：谢继超，“号定侯，邑南严家场人。……道光癸卯，英夷以通商来请，肆扰海疆，宁波浙江相继失守，势将内犯。伊文敏公驰驿办理，驻节姑苏。下令有能登夷船，说罢兵，膺懋赏。超应命偕公仆张喜往。船上刀戟森列，锋芒相向，超毫无惧色。入见英酋璞鼎查，再三抗辩，约至东粤佛山镇议定商税事宜。便挂帆归。璞鼎查见其昂藏，款以名酒、洋脯，超饮啖自若，聊无惧色，璞益重之。反命，从文敏至粤。”（宋芸子《续四川通志稿》资阳县人物志）谢继超在任务上，自然没有辱使命，但这一件事又正看出伊里布等是如何急于请求妥协。

### 四、筹饷、撤师、遣勇、归途

清到道光王朝，虽然“乾嘉鼎盛”的时期已渐过去，而国库对鸦片战争的战费是不能说不能负担的。但川军出川抗战，所需费用，却从老百姓身上大事搜括，名叫“夷务津贴”，而地方官吏又于此时乘机中饱。现在有记录可查的，是“峨眉县知县胡秀林，借口‘夷务津贴’为名，按地丁加派。并改造米斗，勒民备价领取。又派差役书吏代书等出银二千余两，以充私囊。（《清实录》卷三百五十一，页四）

四川总督宝兴，也借这个机会，发动地方官吏，“捐输报效”（《东华实录》道光朝）。这些官吏的捐输，当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向人民转嫁，取自老百姓，同时又一样地大鱼吃小鱼，报效入宝兴私囊。

尽管或从国库，或是临时加重人民负担，筹足了川军出川抗战的军费，但落在大小军官之手，又来一个层层“剥削”。士兵们粮饷被克扣，引起途间“勒索”。而军官更乘势浑水摸鱼，想借行军大发一笔横财。现有资料可查的是：“四川广元营游击梁有才分起带兵赴浙，因闻湖北州县折给船价无多，辄商明巴县知县李世彬，于船领内豫行浮开，冀图多领，且另有纵兵勒索之处，实属任意妄为。”（《清实录》卷三百六十三，页二十二）又“四川官兵路过江陵县，于阻风之际，四处强拉客船，任意讹诈，以致商运官盐全载沉溺，带兵游击梁有才置若罔闻。”（《清实录》卷三百一十三，页二十五）

四川军队达到前线后，所受待遇又是怎样？在广东的从记载可看出：“依山下营，霪雨淫蒸，半染瘴痼、霍乱等疾，纷纷呈报多名亡故”（奕山奏）。在奕山坚决贯彻投降政策的时候，增援广东的川军，就先后被奏请撤回。而后来在战争宣告“终了”时，所有各省调集招募兵勇，还在前线就来一个遣散。一八四二年十月十二日（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九日）清王朝下令说：“英夷已经就抚，……所有各路调集招募兵勇，自应渐次裁撤，以节经费。着该将军将所带河南、四川、山西、陕、甘等处征兵二千名，河北壮勇五百八十余名，及齐慎所带河南、四川、陕、甘、广西、江西官兵四千一百余名，一并分别裁撤。”（《始末》卷六十一，页十七——十八）至于这些兵勇又如何回到四川的呢？奕经、齐慎奏报说：“至河南、陕、甘、四川各处壮勇，均距原籍较远，从前各城接仗时亦颇奋勇出力。此时既经遣散，沿途并无口粮，……其旅食乏资，或致滋生事端。现据浙江军需总局复议，